

塔 西 佗

《 历 史 》

〔古罗马〕塔西佗 著

王以铸 崔妙因 译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500911

书号 K126
T65 3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目 录

中译者的话·附记·····	(3)
本书提要·····	(7)
《历史》·····	(1)
第一卷·····	(1)
第二卷·····	(81)
第三卷·····	(164)
第四卷·····	(242)
第五卷·····	(331)
残 篇·····	(358)
要目索引·····	(361)

地图

罗马帝国·····	(在 378 页之后)
罗马帝国时代西亚地图·····	(在 378 页之后)

目 录

中译者的话·附记·····	(3)
本书提要·····	(7)
《历史》·····	(1)
第一卷·····	(1)
第二卷·····	(81)
第三卷·····	(164)
第四卷·····	(242)
第五卷·····	(331)
残 篇·····	(358)
要目索引·····	(361)

地图

罗马帝国·····	(在 378 页之后)
罗马帝国时代西亚地图·····	(在 378 页之后)

历史

第一卷

(1) 我的这部著作是从谢尔维乌斯·伽尔巴第二次出任执政官的时候开始的,他的同僚是提图斯·维尼乌斯。^①从罗马建城以来的八百二十年间的的事情,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写过了;关于罗马人民的历史,^②他们写得同样雄辩有力而又真诚坦率。^③但是在阿克提乌姆一役之后,当和平的利益要求把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的时候,^④具有这种才能的大师就再也看不到了。同时,历史的真相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损害。首先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从而也就对政治一无所知;其次,则是因为他们热中于逢迎谄媚,或是因为对他们的专制主子的憎恨。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另一批人又在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样一来,他们就置后世子孙于不顾了。然而当人们很快地对那些趋时讨好的历史家感到厌恶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谄媚被斥责为奴隶根性的可耻表现,但是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至于我本人,我同伽尔巴、奥托或维提里乌斯

① 按尼禄死于罗马建城 821 年,即公元 68 年 6 月 11 日。元老院当即宣布当时在西班牙的伽尔巴为皇帝。伽尔巴于是与提图斯·维尼乌斯于次年即 69 年 1 月 1 日就任执政官之职。伽尔巴于 1 月 15 日即遭杀害。

② 指共和国时期的历史。

③ 按精确的计算,按瓦罗关于罗马建城的日期的说法,到这时已是建城 822 年。但在塔西佗当时,人们一般认为罗马的建城是在公元前 753 年。

④ 这样看来,塔西佗认为帝国是开始于公元前 31 年。但是实际上奥古斯都的地位是直到公元前 27 年 1 月才完全在法律上确定下来。

都没有任何恩怨可言。我不能否认，我是由维斯帕西亚努斯的关系而开始了政治生活的；这一事业后来经提图斯加以促进，多米提安又帮了忙；^①但是自称始终不渝地忠于真理的人们，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如果我能够活得长久的话，那么我就要把涅尔瓦的统治时期和图拉真的统治时期保留到我老年的时候再去写，这是一段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危险性较小的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享有这样一种稀有的幸福：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②

(2) 我正要写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的历史，在这里面有恐怖的战争、激烈的内哄，这些内哄即使没有大动干戈也是恐怖的。有四个皇帝被杀；^③发生了三次内战，更多的对外战争，常常是国内与国外的战争同时进行。在东方成功了，在西方却遇到不幸。伊里利库姆^④受到骚扰，高卢诸行省动荡不安，不列颠被征服之后很快地又失掉了。^⑤撒尔玛塔伊人和苏埃比人起来反对我们。

① 塔西佗在维斯帕西亚努斯或提图斯时期必然已经担任了财务官，因为在公元88年他是行政长官，在公元97年他是执政官。

② 据我们所知，塔西佗始终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在完成了包括从公元69年至96年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之后，他又向前追溯，写了包括从公元14年到公元68年的《编年史》。

③ 他们是伽尔巴、奥托、维提里乌斯和多米提安。

④ 塔西佗在这里一般用伊里利库姆这个词来指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和美西亚诸行省；但是其他历史家和写《编年史》时的塔西佗却扩大或缩小这一词的范围。

⑤ 在三次内战里，有奥托对维提里乌斯的一次和维提里乌斯对维斯帕西亚努斯的一次；另一次大概是多米提安镇压上日耳曼的背叛的长官路奇乌斯·安托尼乌斯·撒图尔尼努斯的一次(公元89年)(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多米提安传》，第6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7卷，第11章)。

对外的战争是对罗克索拉尼人(参见本书第1卷，第79章)和对犹太人(参见本书第5卷，第1章)的战争。这里所说的东方成功是指对犹太人的战争的胜利，在西方遇到的不幸则指奇维里斯和他手下的巴塔维亚人对罗马的叛变，这一点在本书后面还要提到，特别是第4卷，第12~37章，第54~79章；第5卷，第14~26章。不列颠是由塔西佗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在公元77—84年间征服的；在多米提安的统治晚期这一行省的某些部分显然又失掉了。

达奇人由于在对我们的战争中互有胜负而取得了荣誉；甚至帕尔提亚人由于一个冒称尼禄的人的诡计，也几乎拿起武器来反对我们。^①此外，意大利还被一些灾难折磨着，这些灾难都是前所未有，或是多年未有、最近才又发生的。康帕尼亚的十分肥沃富庶的海岸上的城市都被吞没或是被毁了；^②罗马遭到大火的浩劫，它的最古老的神殿烧掉了，连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也被市民烧毁了。^③神圣仪节遭人亵渎；名门大族常常发生奸情，海上到处是亡命者，临海的悬崖上沾满了死者的血迹。在罗马则是更加可怕的暴行。高贵的出身、财富、拒绝或是接受官职，这一切都会成为进行控诉的理由，而德行则会引起货真价实的毁灭。控告者所得到的报酬和他们所犯的罪行是同样令人憎恨的东西；因为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取得了祭司职位和执政官职位作为赃物，另一些人则取得了皇帝代理官的地位和宫廷中的潜在势力，他们到处为非作歹，引起了憎恨和恐怖。奴隶们受贿陷害他们的主人，被释奴隶受贿陷害他们的保护人。那些没有仇人的人结果却毁在自己的朋友的手里。

(3) 然而，在这个时代，道德并没有沦丧到连一点崇高的典范都见不到的地步。母亲陪同自己的孩子们一同逃跑，妻子跟着自己的丈夫一道被流放；^④亲族们表现了勇气，女婿们表现了坚定，^⑤

①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多米提安传》，第6章；《涅尔瓦传》，第57章。

② 这里所指的是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火的事情。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6卷第16,20章。

③ 这里指公元69年的火灾（参见本书第3卷，第71章）和公元80年提图斯当政时的大火。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24章。

④ 参见《阿古利可拉传》，第45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和小普利尼：《书信集》，特别是第7卷，第19章，在这里他就提到了特拉西娅的女儿芬尼娅对她的丈夫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科斯的忠诚。

⑤ 参见塔西佗在本书第4卷，第5章，对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科斯所作的描述。

奴隶们表现了甚至严刑拷问都不能动摇的忠诚。^①一些著名的人物以刚毅不屈的精神迎接他们不可避免的死亡，他们在临死时的气概可以与古人的光辉的死亡并列而无愧。^②在人类遭到的多次不幸的打击之外，人们还看到了出现在天空和地上的一些怪异的事物，听到了雷声的示警，关于未来的欢乐的和阴暗的预言，暧昧的和明确的预言。诸神不关心保护我们的安全，却很注意我们所受的惩罚，这一点可以从罗马人民身受的可怕灾难或不容怀疑的朕兆得到最充分的证明。^③

(4) 但是在我开始按计划执笔写作之前，我认为我们应当回过头去，考虑一下罗马的情况、军队的情绪、行省的态度、整个世界上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多半出于偶然的事件及其结局，而且可以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虽然尼禄的死亡在开头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但是这一事件却不单单在罗马的元老、人民和卫戍士兵中间，而且也在所有的军团和将领中间都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由于帝国的秘密现在已被揭露出来：在外地可以同在罗马一样地拥立皇帝。^④元老们皆大欢喜，他们自然立刻便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必须对付还没有到来的一个新皇帝。骑士阶级中的首要人物几乎和元老感到同样的高兴。普通人民中间有身分的那一部分，以及依附名门大族的人，那些被判罪和被流放的人的食客和被释奴隶，又都有了希望。沉缅于赛马和看戏的最下层的阶级以及跟他们在一起的最卑贱的奴隶，还

① 作者在本书第4卷，第50章里，就记述了一个叫做波索的奴隶为了要拯救主人而牺牲了性命的事情。

② 这里可能是指例如苏格拉底和乌提卡的加图那样的死亡。

③ 作者在这里好象是受到路卡努斯在《帕尔撒里亚》（第4卷，第807行）中的话的影响：“幸福的罗马！幸福的市民！如果诸神象喜欢惩罚那样关心自由就好了。”

④ 伽尔巴是第一个在罗马之外被宣布为皇帝的人。

有浪费掉自己的财产之后、竟然可耻地仰仗尼禄的赏赐为生的那些人,则感到垂头丧气,并且急不可待地打听每一个消息。

(5) 城市的卫戍部队长期以来就习惯于向皇帝们宣誓效忠,他们之背弃尼禄与其说是出于自己的意思,无宁说是由于别人施加了巧妙的压力。但是现在,他们看到以伽尔巴的名义答应给他的赠赐实际上并没给他们;^①看到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不同,人们并没有大显身手和取得丰厚赏赐的机会;看到军团已经从他们拥立的皇帝那里取得了好处,于是,本来已经有了支持政变倾向的士兵进一步又受到了近卫军长官尼姆披狄乌斯·撒比努斯的罪恶行动的煽惑,因为他本人也想取得皇帝的地位。^②不错,尼姆披狄乌斯的这个企图被粉碎了,但是,叛乱的首脑虽被消灭,大部分的士兵仍然没有忘记他们犯下的罪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伽尔巴的年纪和他的贪欲作了不利的评论。他的严格在过去曾经受到称许并且得到士兵们的赞扬,但现在这种严格却使他们感到苦恼,因为他们讨厌旧日的纪律;在十四年中间,尼禄把他们训练得喜爱皇帝的过错就和过去他们尊重皇帝的德行一样。此外,伽尔巴还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他习惯于选拔,而不是收买他的士兵;这话说得不错,它对国家有利,但对他本人却是危险的。因为实际上,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不符合这样一个标准。

① 尼姆披狄乌斯曾经答应给近卫军每人七千五百德拉克玛(约合一千五百美元),给军团士兵每人一千二百五十德拉克玛(约合二百五十美元)。七千五百德拉克玛是曾经许给士兵的最大的一笔款项,参见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2章。

② 尼姆披狄乌斯不久就感到他做的事情并没有得到伽尔巴的应有的赏识,同时还感到提图斯·维尼乌斯和科尔涅里乌斯·拉科已在伽尔巴的心目中代替了他的位置。然而他便说明他是卡里古拉的儿子(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15卷,第72章;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9章),并且希望说服近卫军宣布他为皇帝以代替伽尔巴;但是近卫军拒绝了他,而当他自己企图强行闯进近卫军军营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杀死了(参见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14章;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11章)。

(6) 伽尔巴身体衰弱, 年纪也老了。他的威信就毁在世界上最坏的人提图斯·维尼乌斯和世界上最懒的人科尔涅里乌斯·拉科两个人手里, 因为人们对提图斯的罪行的憎恶和对科尔涅里乌斯的昏昏沉沉的作风的嘲骂这些负担, 都只能由伽尔巴承受着。^①伽尔巴前来罗马的速度十分缓慢, 并且伴随着血腥的罪行: 当选而尚未就职的执政官钦戈尼乌斯·瓦罗和先前担任过执政官的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被处死了。钦戈尼乌斯被处死, 是因为他曾与尼姆披狄乌斯同谋; 佩特洛尼乌斯则是因为他是尼禄手下的将领。^②这两个人都是未经审问, 没有得到辩护的机会便被处死了的, 所以人们都认为他们死得冤枉。伽尔巴进入罗马之前的朕兆是不吉利的, 因为在这之前成千上万的手无寸铁的士兵被屠杀了, 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了屠杀者们本身的恐惧。一个西班牙军团被调到罗马来; 早先尼禄从海军里征募来的那个军团也还留在那里, 这样一来罗马城里便有了一支不寻常的兵力。此外还有从日耳曼、不列颠和伊里利库姆调来的许多队伍, 这些队伍同样是经尼禄选拔之后, 派到卡司披亚门那里去参加他准备对阿尔巴尼人进行的战役的。但是他把他们召了回来, 是为了镇压温代克斯的不轨图谋。这里有许多能引起政变之火的燃料。当士兵们无意拥戴任何特定人物的时候, 他们是准备为任何一个有胆量的人效劳的。

① 关于提图斯·维尼乌斯, 参见本书后面的第1卷, 第48章; 代替尼姆披狄乌斯被任命为近卫军长官的拉科在伽尔巴的短期统治中起了显著作用, 但是他却和伽尔巴同时被奥托杀死了(参见本书第1卷, 第46章; 普鲁塔克:《伽尔巴传》, 第27章)。

② 钦戈尼乌斯·瓦罗是尼姆披狄乌斯向近卫军发表的演说的实际起草人。参见普鲁塔克:《伽尔巴传》, 第14章。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公元61年度执政官)在公元61—63年间是不列颠的长官(参见塔西佗:《编年史》, 第14卷, 第39章;《阿古利可拉传》, 第16章)。他被尼禄选拔出来担任对温代克斯和伽尔巴作战的将领, 但是他却和伽尔巴取得了协议(参见佐纳列斯:第11卷, 第13章)。

(7) 恰巧与此同时，人们又听到了克洛狄乌斯·玛凯尔和丰提乌斯·卡皮托被处死的消息。^①毫无疑问，曾在阿非利加制造过骚乱的玛凯尔是根据伽尔巴的命令被皇帝的代理官特列波尼乌斯·伽路提亚努斯处死的。有过同样企图的卡皮托是在日耳曼给军团的将领科尔涅里乌斯·阿克维努斯和法比乌斯·瓦伦斯在他们接到这样做的命令之前就处决了的。有一些人认为，虽然卡皮托的品行堕落而且有贪婪和纵欲的恶行，但他仍然不曾有过任何要发动叛乱的想法，倒是那些怂恿他发动战争的将领们在他们发现不能说服他的时候，才故意地捏造了他的大逆罪。他们还认为，伽尔巴同意不管用什么方法处死这两个人，完全因为非这样做不可：这或者是由于他生性犹豫不决，或者是由于他不想深究这件事情。不过外界对这两次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出卖的，他的被释奴隶很有势力，他的奴隶则贪婪地去争夺那些能够大发横财的机会，因为在这样一个老皇帝的统治之下，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新宫廷里的罪恶和旧宫廷里的一个样：它们同样是罪恶累累，然而却不能得到同样的谅解。在那些已习惯于尼禄这个年轻皇帝并且按照俗人的见解、以外貌的美丑来比较皇帝的人们中间，伽尔巴的衰年遭到了嗤笑和嘲骂。

(8) 以上就是在罗马这里表现出来的各种反应，而在拥有这样大量人口的城市里，有这样多的反应是不足为奇的。在各行省当中，西班牙的长官克路维乌斯·路福斯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在

^① 克洛狄乌斯·玛凯尔是阿非利加的长官，参见本卷第73章；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6、13章；丰提乌斯·卡皮托是公元67年度的执政官，下日耳曼的长官，参见本卷第58章，本书第3卷，第62章。

政治方面很有办法,但是在军事上却没有受过什么锻炼。^①高卢诸行省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这不仅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温代克斯的失败,而且还因为他们在不久之前取得了罗马公民权,他们今后的税也都减轻了。^②虽然如此,离日耳曼的军队最近的那些高卢部落却不曾得到和其余的高卢人同样的荣誉;有些人实际上被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这样不管是他们计算他们邻人所得到的东西或是他们自己所遭到的损失,他们都是同样感到激怒的。^③日耳曼的军队感到愤恨和恼怒,而在大量军队都有这种情绪时,这确是十分危险的事情。^④由于最近取得的胜利,他们有一种自豪感,但是他们心里却又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是站在失败的一方面的。他们抛弃尼禄的时间较晚,而且他们的将领维尔吉尼乌斯^⑤并没有立刻宣布拥护伽尔巴;人们都倾向于这样一个意见:他自己也不是没有做皇帝的意思。人们还相信士兵曾经把皇帝的大权给予他。甚至那些

① 克路维乌斯·路福斯这时是塔尔拉科西班牙(今天西班牙西北部的行省)的长官,他记述过尼禄、伽尔巴、奥托和维提里乌斯四朝的故事。他是塔西佗指名道姓提到的作家之一。

② 公元48年克劳狄乌斯把完整的公民权给予科玛塔(长发的)高卢贵族(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11卷,第23章)。伽尔巴把这一公民权授予拥护温代克斯和他本人的高卢部落和城市的全部公民;同时他还把租税降低了四分之一(参见本书第1卷,第51章;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18章)。

③ 这里指的是支持维尔吉尼乌斯的林哥尼斯人和特列维利人,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以次。

④ 为了行政上的和军事上的目的,莱茵河的地区分成了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两部分。上日耳曼位于莱茵河的两岸,从温多尼撒(今天康斯坦茨湖附近的温秋什)到摩功提亚库姆(今天的美因茨);下日耳曼从摩功提亚库姆到北海,但是只包括莱茵河东岸的很少一部分土地。在上、下日耳曼通常各有四个军团,但是这时在上日耳曼只有三个军团。

⑤ 他是上日耳曼的长官,曾镇压温代克斯的起义。他是没有父亲的小普利尼的监护人。我们从小普利尼的书信中知道不少有关他的事情。他活到公元97年,当时担任执政官的塔西佗为他发表了临葬演说。

不能为丰提乌斯·卡皮托之被处决而鸣不平的人也憋了一肚子火。但是他们没有领袖，因为在友谊的名义之下维尔吉尼乌斯被调走了。他没有被送回来，而实际上是受到了审讯，这件事情在士兵们眼里看起来，正是对他们自己的一种控诉。

(9) 上日耳曼的军队瞧不起他们的统帅霍尔狄奥尼乌斯·佛拉库斯。佛拉库斯由于年老腿瘸而失去了工作能力，他既没有勇气，又没有威信。甚至在士兵们平静无事的时候，他都没有能力控制他们。士兵们一旦被激怒，他那软弱无力的限制只会使他们更加愤慨。下日耳曼的士兵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没有一位执政官级的统帅，最后伽尔巴才把奥路斯·维提里乌斯派了来。这个人就是那个曾经担任过监察官并且三次担任过执政官的维提里乌斯的儿子：奥路斯·维提里乌斯的父亲的荣誉似乎给了他相当大的威望。^①驻扎在不列颠的军队并没有敌对的情绪；而在由于内战所造成的全部混乱时期，确实没有任何其他军团在行动上比他们更规矩的了，这或者是因为他们远离罗马并且有大洋在中间隔着，或者是因为他们在多次的战役里学会了宁肯把憎恨放到敌人身上。伊里利库姆也是宁静的，虽然尼禄从那一行省召来的那些军团，当他们还驻扎在意大利的时候，曾通过他们的代表向维尔吉尼乌斯提出过建议。^②但相互隔得很远的各支军队——这是使军队保持忠诚的最有效的办法——却未能把他们的罪恶或是他们的力量结合起来。

① 奥路斯·维提里乌斯曾先后受到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三人的宠信。公元48年他和路奇乌斯·维普斯塔努斯·波布利科拉是常任的执政官；公元60-61年他显然是阿非利加的总督，次年，他在同一行省担任他的兄弟（当时是长官）的副帅。他是最重要的一个祭司团的成员，并且还在罗马负责公用事务。塔西佗在本书第2卷的第86章里曾对他作了描述。

② 这里所说的军团是由于温代克斯的起义才被撤回来的。

(10) 东方依然平静无事。叙利亚和它的四个军团控制在李奇尼乌斯·木奇亚努斯的手里，这是一个在好运和逆运方面都十分著名的人物。^①年轻的时候，他为着个人的目的结交了显贵的朋友；后来，当他的财产花光了的时候，他就不能再保持他自己的地位，又怀疑克劳狄乌斯在生他的气，于是他就退居到亚细亚，几乎成了一个逐客，就和后来他几乎成了皇帝一样。这个人充满着矛盾的性格：他是既奢侈又勤俭，既亲切又傲慢，既有良好的品质又有恶劣的毛病。他在闲居无事时游乐无度，但是每当作战的时候，他却表现出崇高的品德。他的从政生活也许值得你的赞许，但是，他的私生活却又是声名狼藉的。通过各种不同的诱惑，他得以控制他的部属，他的亲信和他的同僚；他又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把统治大权授予别人较之由他自己掌权更容易些。对犹太人进行的战争是由统率着三个军团的佛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指挥的；^②他是尼禄亲自选拔的统帅。维斯帕西亚努斯就他的愿望和情绪而论都不反对伽尔巴，因为他曾把他的儿子提图斯派去向伽尔巴致敬，并且向他表示自己的忠诚。这些事情我到适当的时候还要谈。注定要使维斯帕西亚努斯和他的儿子们取得统治大权的命运的秘密和朕兆与神示，只有在他取得了成功之后我们才能相信。

(11) 有军队来维持秩序的埃及从圣奥古斯都的时代起便由

① 李奇尼乌斯·木奇亚努斯在尼禄当政时担任过执政官，公元67年他被任命为叙利亚的长官。在维斯帕西亚努斯取得了皇帝大权时，他是维斯帕西亚努斯的最有力的支持者。详细情况参见本书第2至4卷。

② 提图斯·佛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公元9年生于列阿特，直到这时为止，他一直过着军人生活。他治理过色雷斯、克里特、日耳曼和不列颠；公元38年他是营造官，公元40年是行政长官，公元51年是执政官，公元66年犹太战争爆发，第二年他被尼禄任命为对犹太人作战的统帅。

罗马骑士代替那里先前的国王进行统治。^①把埃及这个行省置于皇室的控制之下看来是一个明智的办法，因为要到这个地方去，交通不便，但该地盛产粮食，又常常发生内哄和出其不意的骚乱；原来该地居民性格狂热，又很迷信，他们既不懂得我们的法律，又不习惯我们的民政制度。这时的长官是提贝里乌斯·亚历山大^②，他本人就是一个埃及人。现在克洛狄乌斯·玛凯尔既然已被杀死，则业已领教过一个小暴君的滋味的阿非利加和它的军团，对任何皇帝都会觉得满足了。玛乌列塔尼亚（或译毛里塔尼亚。——中译者）的两个行省、莱提亚、诺里库姆、色雷斯和由皇帝的代理官所管理的其他地区，则按照每一个地区附近军队的情况，通过同他们本身要强大的军队的接触而决定采取拥护或是反对的态度。没有军队驻守的行省，特别是意大利本土，则是任何一个主人的奴役对象，它注定会成为胜利者手中的战利品。

当第二次当选执政官的谢尔维乌斯·伽尔巴和他的同僚提图斯·维尼乌斯进入伽尔巴一生的最后一年同时又几乎是他的国家遭到毁灭的一年的时候，罗马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12）元旦之后不几天，皇帝在比尔伽伊高卢^③的代理官彭佩乌斯·普洛皮恩库斯送来了一个急报，说上日耳曼的军团已经完全不再理会他们的效忠誓言，要求拥立另一个皇帝，不过他们却把

① 关于埃及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2卷，第59章：“原来作为保持专制统治的秘密手法之一，奥古斯都曾禁止任何元老或高级骑士进入埃及，除非是得到了他的许可。他通过这种做法来孤立埃及，以便不使任何一个人（在这里不管他的守卫力量何等小，而他要抗击的兵力又有多么强大）力图通过控制这一行省以及海上和陆上的枢纽地点而陷意大利于饥饿的境地。”

② 他从公元63年起是埃及的代理官（*Praefectus Aegypti*）。他在行省的统治者当中是第一个拥护维斯帕西亚努斯的（参见本书第2卷，第74章）。

③ 高卢四个行省中最北的一个，约略相当于今日比利时及其附近地区。对皇帝宣誓效忠，在每年元旦，也在他的生日那天举行。

选择皇帝的权力交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样他们的叛乱行为就不会显得那样严重了。这个消息加速了伽尔巴的决心。他自己已经考虑，并且同他的密友一起考虑了选择一位继承人的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确实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加受到全国人士关心的了，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这类事情非常喜欢毫无顾忌地谈论，其次则是因为伽尔巴已经衰老了。具有健全判断力或是真正爱国的人是很少的；大多数怀抱着痴心妄想的人在他们私下的谈话里就提到了他们的这个保护人或那个朋友的名字。他们也憎恨提图斯·维尼乌斯，此人的权力越大，就越遭人憎恨。此外，伽尔巴的亲切照顾也助长了他的朋友们的贪心，这些人在春风得意之时贪欲大大滋长起来。他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身体虚弱而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物，因此他们虽然做了坏事，却是有恃无恐，并且因而抱有更多的希望。

(13) 帝国的实际大权是由执政官提图斯·维尼乌斯和近卫军长官科尔涅里乌斯·拉科分掌着，伽尔巴的被释奴隶伊凯路斯的势力也不比他们的小。他曾被赐以骑士的金指环，而人们则喜欢用骑士的名字玛尔奇亚努斯来称呼他。^①这三个人^②是不和的，在比较次要的事情上，他们三个人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但是在选择一个继承者这样一个问题上，他们分为两派。维尼乌斯中意玛尔库斯·奥托；拉科和伊凯路斯虽不是已经一致同意选定他们喜欢的某一特定的人，但在坚决不同意奥托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① 伊凯路斯一得到尼禄死去的消息，立刻就从小亚细亚回到西班牙伽尔巴那里去，并且被赐以金指环和在衣服上面加窄紫条(angustus clarus)的特权(这是骑士阶级的特权)。那时他就成了伽尔巴的主要谋士；他后来被奥托处死，参见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7章；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14, 22章。

② 苏埃托尼乌斯说这三个人是伽尔巴的“指导人”(paedagogi)。

伽尔巴并不是不知道奥托和维尼乌斯之间的友谊；而人民对什么问题都要说短道长，这时他们在谈论中已经把奥托说成是维尼乌斯的女婿，因为奥托这时还是单身汉，而维尼乌斯又正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儿。我可以相信伽尔巴也有一些爱国之情，如果把从尼禄手里夺来的国家交到奥托这样一个人手里，那末夺取尼禄的国家的这一行动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奥托的少年时代无人管教，青年时代行为放荡。他是由于仿效尼禄的放纵才取得了尼禄的欢心的。由于这个缘故，尼禄才把他自己的情妇波培娅·萨比娜托付给参预他的丑事的奥托，^①直到他能够摆脱掉自己的妻子屋大维娅。后来皇帝怀疑他本人和这个波培娅的关系也十分暧昧不清，这才以到行省去担任长官的名义把他调到路西塔尼亚去。奥托在那里的治绩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首先就加入了伽尔巴的一派并且是相当出力的一个成员。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在伽尔巴的所有最亲近的支持者中间是最出色的一个，现在当他一旦有了被伽尔巴过继为继子的希望，他就日益强烈地想实现这件事了。大部分的士兵对他都抱有好感，尼禄的廷臣们也都倾向于他，因为他和尼禄是一类人物。^②

(14) 伽尔巴接到日耳曼方面有背叛活动的消息，虽然他还没有得到关于维提里乌斯的任何确实情报，但他对于军事叛变可能引起的后果感到十分苦恼，他甚至对罗马城里的军队都没有信心。因此便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他把这看成是他的唯一补救办法。^③

① 关于奥托和波培娅之间的关系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13卷，第45、46章，但内容略有不同。

② 玛尔库斯·撒尔维乌斯·奥托生于公元32年。他在尼禄当政的一段时期中间（公元59—68年）把路西塔尼亚治理得很不坏，但是他很快地便参加了伽尔巴派，随他一同到了罗马。

③ 会上是要正式提出过继被索为义子的问题。过继的仪式是在1月10日举行的。

参加会议的人除了维尼乌斯和拉科之外，他还召来了已经选出但尚未视事的执政官马利乌斯·凯尔苏斯和罗马市长官杜肯尼乌斯·盖米努斯。他首先简略地谈到他本人的高龄，然后指出应当把李奇尼亚努斯·披索召来。这也许是他自己的意思，也许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出于拉科的主张，因为在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的家里，他曾和披索结成十分亲密的友谊。但是拉科巧妙地支持披索，把他当成仿佛是一个和自己不相干的人，而披索的好的声誉也增加了拉科的意见的分量。披索是玛尔库斯·克拉苏斯和司克里波尼娅的儿子，他的父母双方都是高贵出身。^①他的外貌和举止都是老派人物的样子，因此可以正当地被称为严厉的人物；但是那些论人比较苛刻的人们却觉得他这个人阴郁。他的性格中的这一因素使得顾虑多的人对他不大放心，但是却使伽尔巴把他过继为继子。

(15) 据说后来伽尔巴拉着披索的手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遵从元老院的法律，按照传统的方式^②在祭司们的面前过继你为继子的话，那末这就是我的一个荣誉，因为我把格涅乌斯·庞培和玛尔库斯·克拉苏斯的后人带到我的家里来。同时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件殊遇，因为你把苏尔皮奇乌斯家族和路塔提乌斯^③家族的荣誉又加到你自己的高位上面了。但是我实际上是由于诸神和人民的同意才取得皇帝大权的，现在我受到你的

① 披索生于公元 38 年，他在尼禄当政时期长期被放逐在外（参见本书第 1 卷、第 48 章），因此在罗马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他的父亲、母亲和一个兄弟都被克劳狄乌斯处死，另一个兄弟则是被尼禄杀死的。

② 要使过继一个成年人为继子这一行为(arrogatio)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就必须得到库里亚和祭司们的同意。公元前 286 年库里亚议会即已失去它的政治权力，然而在举行仪式时它仍有由大祭司召集的三十名侍从(lictors)作为代表。伽尔巴是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他废除了传统的方式。

③ 伽尔巴的母亲也是克温图斯·路塔提乌斯·卡图路斯的后人。